纂評唐宋八大家文讀本

石村貞一纂評

卷三

PL
2619
S5
1878
v.3

LIBRARY
OCT 13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帝曰韓愈復讎議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蓋謂不爲定律而使朝士引經以斷也宗元之議則謂當讎不當讎自有一定更爲明白自明代至今凡父祖被人殺子孫殺護登時殺其人者勿論非登時並予杖其報讎殺官吏如此篇所云者律

纂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三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同　魏貫源默深批選
日本　石邨貞一纂評

栁宗元子厚著

駁復讎議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

無明文、非無明文也、其不當讐歟、讎即用此律科斷、亦不待言也、然則宗元之議、今實用之矣、

晩邨云、臣聞云云、欲說禮刑不並用、先從其合一處說起、

又云、專在駁子昂舊議、只是旌誅莫得而並一句、一番洗刷、一番精彩、舊議真成粉碎、

深于經義之言、鋒

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總見旌與誅無並行之理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理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鄭虎臣殺賈似道亦是此義執事者

鍔廉利、勝韓復讎議矣、

沈曰、呉入郢、伍子胥復父讎事、

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見宜旌、不宜誅、〕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見宜誅、不宜旌、〕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相讎者、得混甚、〕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寃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事見定公四年、復讎不除害、謂仍許其復讎則〕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

荆川曰、此等文字極謹嚴、無一字懶散、理精而文正、左氏國語之亞也、

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害無時已也、總見受誅者不許復讎、）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以上平說、此段見元慶之父不死於法、側在不宜誅一邊、）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理無兩是、旌與誅、判是非以行賞罰也、天下有是非賞罰並行之理哉、元慶手刃父讎、束身歸罪、宜旌不宜誅明矣、前半論平、旨側後、見元慶非敵讎王法之人、論懸日月、可以不朽、

直辨其非與韓異矣各一法然亦柳文之學韓者
山陽云鑱刻斬絶四字可以評此文
沈曰天子無戲言本史佚語周公入賀見劉向說苑
先用吾意字下四轉皆就事辨
初設兩端辨
呂東萊云此一篇文字一段好加一段大抵倣文字須留好意思在後令人讀一段好一段

○○桐葉封弟辯 事載史記及劉向說苑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以得中爲歸）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快語）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

武曹云、前半是言不當逢其失而爲之辭、後半言不當束縛之急、第四轉說歸遂過、再用吾意字、下二轉皆以道辨、急則敗一句、妙、末段設或曰存其事、妙甚、

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與不中應）（老子、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謂小明也、）

一層進一層、一語緊一語、筆端有鋒、無堅不破、

魏默深云、簡嚴精核、末三行有弩末之惜、

同人云、史佚明載史記、翻實爲虛、作餘波疑案、最屬文字妙處、

晩村云、辨難文字、如抽繭絲、緒盡乃止、其間用筆有起倒、有擒縱、勢有順逆、有嶮易、一篇之中、有數轉、一轉之中、有幾折、初學熟此、自無平曼之病矣、

介軒云、先叙作案、又云、説得守原鄭重、見所問之非、二田云、公議博謀、皆對定問守言、漸由上長也、山陽云、連下而字、所謂徼繞文勢、僧大典云、乃大志也、四字辭好音婉、又云、則字接得有力、鑾江云、而乃字變化、然而字、不與前後相礙、

晉文公問守原議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敦鞮以畀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四語正斷晉文之失）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開一層）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爲法乎。（又開一層）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

山陽云。誠畏之矣一句。錚然金石聲。不得此一頓挫。一段纏繞語勢。亦覺可厭也。
又云。得以相得以殺。二以字。亦法律中。以准皆各之類。是字眼也。
又云。誤之者。晉文公也。一句。如斷鐵。
介軒云。結出正意
山陽云。奇崛繳繞。如古藤纏老松。是法吏巧詆手段。蓋從韓非子悟入。

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上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册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雖失問舉非失舉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文極謹嚴。森然法戒。前人謂借晉文之失以諷當時宦者之禍。按時勢誠有之。唐不以此鑑後。甘露白馬之變。所以迭興也。

本孔子苛政猛於虎之言、而建此文、建言愷切、故有所本然、半神俊快、乃其自搆、
山陽云、結体古雅、鍊句蒼老、輓近劉伯温賣柑者說、類視此、何啻僮父面目、
又云、汪然出涕句、使人欲哭、

○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慼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

立說本指意暢

林西仲曰、寫鄉鄰三世之死徙、應上文、吾祖死于是三句、結構精密、

山陽云、一篇色彩、在此數語、

西仲曰、孰知二字、罵盡當時莅事者、

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嘘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善於形容）（說捕蛇）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之樂愈形出賦斂之苦）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本此句立說）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

帝曰文本檀弓苛政猛於虎意當時賦役之煩重可以想見至悍吏之來吾鄉一段摹寫尤精蓋百姓征求之苦困於守令者什之三困於胥吏者什之七朝廷雖寬租減稅視民如子而守令不才德意不下逮四境之內保無有吏虎而冠者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耶爲大吏者急當三復斯文

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揭明作說本旨

儲同人云余按唐賦法本輕於宋元。永州又非財賦地。爲國家所仰給。然其困如此。況以近世之賦。處財賦之邦。酷毒當何如耶。讀此能不黯然。前極言捕蛇之害。後說富斂之毒。反以捕蛇之樂形出。作文須如此頓跌。悍吏之來吾鄉一段。後東坡亦嘗以虎狼比之。有察吏安民之責者。所宜時究心也。

一篇強詞悍氣、中間段絡却精爽、議論却明確、千古絶作、

人即民、避諱、

初字生勢字、勢字是一篇骨子、主意所在、

第二段、由里胥至天子、推[illegible]層層、用若干聽命字、又字、安字、

封建論

發端便奇傑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

勢字爲一篇主腦

非聖人意即是勢

晩村云、下里胥縣大夫等、皆包羣字内、

沈曰、以上、原封建所由、始見勢不得不然、

山陽云、篇中扼要三處同語、柳每每用此法、蓋自荀卿來、

第三段、歷叙周秦漢唐、以封建郡縣比並論得失、秦漢

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於

唐皆以有叛無叛字斷決、

沈曰、以下實指封建廢置之得失、

山陽云、周八百年、秦二世而亡、古來孰僉、柳乃云、周之喪久矣、又見其膽識、

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魯武公以二子括戲見宣王、王立戲、後魯人殺戲立括、）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原郡縣之所由、如見有不得不變之勢、）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

又云、秦漢唐利害、各以一語斷之、識力筆力並高千古、非此安得與昌黎對壘、

始出失在不在字、

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

第四段、設或者說辨之、周秦轉結同法、漢轉異而結同。轉、周之事跡斷可見矣。理即治字、避諱。下同。結、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轉、秦之事跡斷可見矣。結、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轉、漢興。

無叛郡無叛州總見變封建為郡縣之為良法

儲云前排四代示利害之門此說三難破庸人之論

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

樓迂齋云、締交合從云云、只曰漢有許多不好事、故子厚得以爲辭、

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觀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

結、漢事然也、

山陽云、又一小段、包括八代、作波瀾、

第五段、又設或者說辨之、

第六段、又設或者說辨之、

晚邨云、不得已、即前非聖人意、

轉出公私字、

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

又轉、出賢不肖字、

操縱闔闢、實爲歐蘇法門、

結應第一句、

山陽云、遮莫寒溪千万折、到頭大海蹴天濤、此文篇法也、

又云、昌黎作柳碑

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此最平允、用三句跌出公天下句、覺天之

驚石破、筆挽千鈞

又推論一層

儲同人云、第二段原封建由起在生人之初、非聖

文曰、踔厲風發、又曰、峻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豈謂此等文乎、迂齋云、以封建爲不得已、以秦爲公天下之制、皆非正論、所以引周之失、秦之得、訟佐甚詳、然皆有說以破之、但文字絕好、所謂強辭奪正理、晚村云、從來論者、皆謂封建雖善、但後世不可行耳、子厚之云則當三代

人之得已。第二段。援周秦漢唐已然之利害、以明之。已下辨駁他說、洗發己意。第一辨。極言封建有害於民、而郡縣不然。仍引周秦漢事帶說本朝與前。第二段相照。第二辨。破庸人之見、至第三辨、而論愈奇。文愈肆。己心亦極盡無餘矣。湯武非公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乍聽大足駭人、說來却有至理。賢不肖云云。蓋理之不可易者、亦一篇精神歸宿處也。後學熟讀深思、最長識見筆力。郡縣既設、以後自有不能封建之勢。於此而欲復成周之制。雖聖人不能一朝安也。然謂三代聖人不得已而封建。是將聖人公天下之心、盡情說壞。

盛時、封建已非善制、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議論乖角甚矣、獨其行文排捭出入、自成一片、無懈可擊、實文章之豪雄、

矣。蓋謂非聖人不能行封建則可、謂封建本聖人之不得已則不可。特其筆力峭拔可以雄視一切目無前人。

武曹云、首推封建所由始、以明其勢、所謂不初無以有封建也、已下一段言封建必叛天子、而郡縣不然、又一段言封建必虐其民、而郡縣不然、然後言封建之所以不可去、以明其勢、見得聖人之不得已、而起處却先提清封建之不可去、然後逆轉出不初無以有封建、何等結構、何等筆力、
山陽云、柳之敵韓、猶李之敵杜、一時舍此無對耳、集中或有如未脫駢儷故習者、蓋後人攙入、亦如李有擬六朝者、至如封建論、有用大文、讀起正正堂堂、如諸葛出師祁山、恐昌黎公廿受巾幗、聞手不先破題、起落頓折、九轉而下、至非聖人意、又詳說、再用前語倒收、然後復說四代沿革、又抽魏晉為小波、末因或者口中聖王也三字、趁入本意、三用前語大結、凡六段二千餘言、而運掉之者、唯一語三提、斷四代利害、亦各一句、故雖設問架、讀之唯如見其横襟掀髯談論風生也、

鹿門云、子厚最失意時、最得意書、可與太史公與任安書相參、而氣更嗚咽蕭颯矣、

山陽云、大抵以司馬子長答任安書爲骨法、其中句法章法、直叙胸臆、不復蹈襲、故能動人、

寄許京兆孟容書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瘴癘爲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伍王叔文）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

此非飾辭、因知己之感、欲相與共立功業也、然一時失於不能自拔矣、過、此等事正須立定

善言情事、

山陽云、能言難言之事、與蕭俛書同、皆足見其筆力絕世、

總結上二段、

晩邨云、宗元云云、

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臲卼、事既壅隔、很忤貴近、狂疎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户、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構扇、便爲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彊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

言所以不死苟活之故、即為望援張本、

却入己事、叙其所以苟活之故、開三節、

山陽云、柳諸書叙情處、如起如伏、如斷如續、語短意長、複而不厭、是諸家所無、柳獨擅場、豈其胸中菀結、欲抑又揚、故成此奇文也、則柳之不遇、乃天所以不朽此人也、柳可以瞑矣、

怪也、（備云、已上自訟得罪以前縁由、已下訴得罪以後衷曲）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塡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子厚本楊凝女夫、時已失偶）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為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絶如縷、每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懍懍然欷歔惴惕、恐此事便已、推心傷骨、若受鋒刃、（以上宗祀之慮）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為主、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

敘上三節畢至此總結以生下段
晚村云自古以下

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皁隷傭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以上念先塋無主）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以上念室廬手澤之無托）卒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歿家破爲世大僇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㥐收卹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醎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總收上三段）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

引古人自況而寓求援于孟容之意
此以下引古人而求自明先舉二事次舉二事此上加緊
又次舉二事更妙
卒舉十二人錯落可誦亦學司馬遷揚雄

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
○儲○云○此○下○以○雪○洗○望○許○京○洮○
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撾婦翁者
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辯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為
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
為而有訴欲望世人之明己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
○將上所引四人一○束
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
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
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
易死蒯通據鼎耳為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
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名宣室倪寬
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

此一轉、言不得著書立言以償前過、所說歸廢嗣一事也、

結顧前段、主意在此、

山陽云、興哀垂德二語、總結上文、其造語亦妙、

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脱。今以恇怯淟涊、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瘝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疎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覼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觝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以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

同人云胸中百端一一寫出無論八家中無此調即秦漢間窮愁文字亦少此切真固屬創獲

哀鳴之急豈暇中宮商哉讀之令人愁嘆悽惻齱覺曠寄禪宗者非有情人耳

（收前文尤以宗祀爲重）

娶求亂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

備同人云子長以無罪被刑故言之慷慨激烈其辭憤子厚以有罪見謫故反覆怨艾其詞哀然人自罹於罪而自引咎者罕矣此子厚所以爲賢也先述負罪之由次述得罪以後之苦次述不能如古人之始屈終伸思著書以自表見則用世之念久已斷絕惟冀宗祀有托以盡餘年他非所望也感憤嗚咽令讀者於百世下惻然起矜憫之心

山陽云、此篇及寄許孟容書、分[illegible][illegible]陳處、千載下讀之、足見肝鬲爲之涕下、小人不欲成人美者、猶謂其飾非文過、妄加詆訶何哉、

助太平、是一篇主意、

連下二節、自述、敘得罪惧謗之情、

○○與蕭翰林俛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爲後段伏筆）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耳、僕不幸、嚮者進當臲卼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游者、（伍叔之輩）乃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媢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

牢騷憤悶人、唯借生死一説、差足自解、

連下二節、伏蒸出芝菌張本、

有騷意、頗規摹李陵書、

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移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仇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恐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帶魏晉人氣息）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秖益爲罪兄知之勿爲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膇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懍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爲異

覆説勿爲他人言意、怨甚、

文勢連上亦起思譏之徒節、山陽云、頓挫起伏、絶妙節奏、八家中未見其比、應首段、

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鴂舌啅譟、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嘵嘵、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説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内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譏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

以下望其昭雪

妙論

末後、轉身一著止此、

奇喻

應首段太平字、

同人云、一篇大意、與答許孟容書略

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是時吐突承璀討王承宗）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置土一廛爲耕甿朝夕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與昌黎同意）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映入手助太平句）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爲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儀曹得罪爲世指斥故以思謙之相知不敢望其

同、而語氣稍夷、晚村云、此書與它篇異者、訴其聡論之久、唯其久、故望梭益切、

顯然昭雪、祇云既遇遭時利物之君子、決不至棄我於一物之外、其情誠可悲也、須看其難下筆時、不顯言而自達之妙、

鹿門云、子厚之文多雄辯、而此篇尤其卓礫峭直處、與韓爭臣論爭鋒、但太露氣岸、不如韓渾涵、

摘與劉書中語、辯詰有顯有晦、有專說有帶說者、

韓有行且謀引去語、故曰、不宜一日在館下、

推上三層辯詰到底、韓之過在畏懼、故一篇中凡五及此、

○○與韓愈論史官書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己、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掌護之吏）、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句截）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拓開）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

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
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
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
（已上駁人禍之説）
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
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
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
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蔡宋齊楚者、其時暗
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
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
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
曄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

介軒云、此段駁其避人禍、
山陽云、是與諍臣問其官曰諫議也、一段同、皆一篇精采處、
帯説上段意、
介軒云、一段責其辟天刑、
山陽云、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百忙中挿此一句、通體筋節皆動、
引周公史佚、以証孔子、疊用遇不遇字、

引子夏以証立明、韓書更引諸人、故曰其餘、分用直道字、顧上、介軒云、立論侃侃、駁得退之倒、又推廣三層、辨詰到底、介軒又云、一筆萬鈞、思如搖樣、又用志字、顧上、

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鬭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已上駁文）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刑之說）（應法○收法）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韓云唐有天下聖聖相踵文武○士不可勝○數）（駁○其推○誘○同○例）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毎毎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不沉沒、且亂雜無可攷、非有志（二句乃韓子書中語）

督責迫蹙、亦韓書中語、

晩邨云、今學如退之云云、應前古之志于道者句、作斂、

山陽云、是諍臣豈不得爲善人哉之意、

疊用五退之字、應上探宰相意、韓書、有館中非無人、後世可畏語、大惑顧前、

同人云、韓柳相攻、如春秋時晉楚交兵、信勍敵也、此則

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耶、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爲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難矣哉

駁其惑于鬼神

咏嘆以激之

孫可之云、作史者明不顧刑辟、幽不見神怪、若梗避於其間、其書可燒也、柳州亦持此見、其攻詰處

韓屈於柳矣、亦師直爲壯、曲爲老之故歟、

山陽云、余嘗稱韓公諍臣論、表見千古、然筆力微弱、柳論史書、跨諍臣上、不啻數等、

迂齋云、掊擊辨難之體、沈著痛快、可以想見其人、

與諍臣論相似。而韓則委曲條暢。柳則峭直峻削。各自不同◎通篇都照原書條駁。將原書對看更明白。

子厚述已所自得者盡于此、晩邨云、前半篇去其名、後半篇取其實、中間一段更過接得好、都無痕迹、述所以不敢爲師之故、

沈曰、李翺張籍、明皆昌黎弟子、而二人呪昌黎詩文俱呼爲兄、蓋恥言師也、惡習累人、儒者不免、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爲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

併前二段小結、

山陽云、然雪與日云云、引喩當如此曲折、方有味、

更述已所以不敢為師又有之、

山陽云、獨欠為人師耳、一句絶妙、使人拍案、

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黄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易蒼黄為倉皇後人之誤也）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迂喩疾）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此名流氣習非文章）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衒怪於羣目以召鬧取怒乎（佳處）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増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者早暮咈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憒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為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

又云、與韓為師、相映為致、皆使人噴飯、

言不許、而心許之、

不秘其所著、以答來意、

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引冠禮之不行○以所謂道）近有孫昌亂者獨發憤行之。（之○不行見古之○不宜於○今也）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語○括○合○）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為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此師之實）吾子苟自擇之。取其事去其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

所以答來意、

拈道字、其自任者重、

不離前意、

下四節、詳悉前段意、以答來意、文皆方而整、不用參差錯落法、與論石鐘乳書不同、此等處、宜究心、

同人云、語語可師、字法句法調法俱

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既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

作文宗旨

宜体玩、
山陽云、皆實歷語、然終不如昌黎荅李翊書言之有味、子厚文章妙訣、

收拾照應上諸節、
晩村云、取其實而去其名、通篇關鍵、
鹿門曰、子厚書中

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爲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復白、

（六經所取。道之原。故曰本。穀梁以下。乃暢道之支。故曰參。一語收足。）

前論師道猶作諧謔語、後示爲文根柢、傾囊倒囷、

所論文章之法猶未敢必其盡能如所云要之亦本於鑱心研神者而後之爲文者特路劉富者之金而以誇於天下曰吾且猗頓矣何其不自量之甚也

而出之辭師之名示師之實在中立之自得之耳

較昌黎論文尤爲本末俱到

帝曰、若器必隆然大、尚德哉、若墻必基之廣、修辭立其誠矣、毋若山、而若川逝者、無所容心、含其舊而新是圖、以善夫方來者、則優入聖域不難矣、山之止而不得升者、自高也、自高者、孔子謂之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山陽云、送序終輸韓一籌、

、送澥序　古海字

人咸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居尚書省二十二人遭諸武以故衰耗武氏敗猶不能興為尚書吏者間十數歲乃一人永貞年吾與族兄登並為禮部屬吾黜而季父公綽更為刑部郎則加稠焉又觀宗中為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固其素也意者復興乎自吾為僇人居南鄉後之穎然出者吾不見之也其在道路幸而過余者獨得澥澥質厚不諂敦朴有裕若器焉必隆然大而後可以有受（唯虛已可以大受）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甚富好慕甚正（唯學富可以修辭）若牆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擇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

同人云、起勢莊、
沈曰、吾去子三字、
略讀、言吾逢子之
去也、此古人句法、
須善會、

勤聖人之道、輔以孝悌、復嚮時之美、吾於澥焉是望、汝往哉、見諸宗人、為我謝、而勉焉、無若太山之麓、止而不得升也、其唯川之不已乎、吾去子終老於夷矣、

為學植品、保世、短章中一一包舉、柳文絶調

子厚集中最佳處

山陽云、韓盤谷起手、亦以兩意不了語起之、文家取態處、

西仲云、愚字是一篇主腦、點出不費力、

帝曰、水黑曰盧、不流曰奴、水之不能澤物者、古人被之以惡名、宗元以溪水不可溉田負舟、而名之曰愚、亦有本爲、其亦以慨已濟世之願不遂也、

○○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絶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齗齗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爲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歩。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

（愚字之根）

（以奇字跌出愚字）

無知之謂愚、無知者、萬有之知所從出、超為蒙混希夷、抑又太自警矣、若夫漱滌萬物、牢籠百態、實乃善自狀、其文可為實録、雖然得無與布帛菽粟者猶有間乎、山陽云、以余故一句、通體著精神處、

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寓溪影合自已）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從自己証合到溪）余得專而名焉、（偏從愚中傳出不愚自存身分）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溪與己回合、五語州韻）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

同人云、行變化於整齊之中、結構精絕、

迂齋云、只一箇愚字、旁引曲取、横説竪説、更無窮已、宛轉紆徐、含意深遠、自不愚而入于愚、自愚而終于不愚、屢變而不可詰、此文字妙處、

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溪石上、

以愚辱溪、柳子骯髒語也、後善鑒萬類、隱言其識、清瑩秀徹、隱言其清、鏘鳴金石、隱言其文、又何等自負、寫景而兩面俱到、古人用意往往如此、

同人云、文人樂事、尤謫居樂事、柳子惟此時不用感慨、

序飲

買小丘（即愚溪之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為（鈷鉧）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於洑、不止於坻、不沉於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沉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汩、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往者、眾皆據石注視、歡忭（四語用韵）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沉、獨三飲、眾乃大笑驩甚、余病痞不能食酒、至是醉焉、（于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開）昔之飲酒者、有揖讓

柳州之文、毎以局而太過、遜退之一籌、

酬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爲極者、有裸裎袒裼、以爲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爲和者、有以促數紆遜而爲密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紆遜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衎衎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飮以貽後之人、

謫居中尋出樂境、先序事、後序意、鍊字鍊句鍊格、無一筆草草、

文瀟灑跌宕、惜也篇末猶多抑欝之思、

同人云、識景處句句切、登舟非只水天一色套語、

山陽云、碧落太虛駢語、未脫六朝習氣、是等柳之未至者耳、

○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爲池灣然爲溪其上多楓柟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芡芰蒲蕖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灩里閭誠游觀之佳麗者已（是池景）崔公既來其政宅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於暮之春徵賢合姻登舟於茲水之津（五句用韻）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少陵渼陂行半陂以南純浸山動影窈窕沖融間數語可以互証其妙）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而倨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戚者有之況公之理行宜去

同人云、藻逸似李謫仙、而峭厲過之、○樂景哀情、抒寫俱盡、

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在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趦趄湘中、爲顛頷客耶、余既委廢於世、恒得與是山水爲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爲文志之、

歆諸賢之乘時、傷一己之寥落、留滯感慨係之、倍難爲懷矣、

○從六朝文出、而能脫去肥膩、風格自高、

同人云、從明教立論、正大發皇、此文之有關係者、先叙薛公德政、次叙毀祠、

道州毀鼻亭神祠記

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除穢革邪、敷和於下、州之罷人、去亂即治、變呻爲謠、若痿而起、若矇而瞭、騰踴相視、讙言克順、既底於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爲子則傲、以爲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沈其主於江、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也、乃徧告於人(發出正論)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又曰、淫祀無福、凡天子命刺史於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也、

山陽云、二語大有關係、

又云、推開一歩、纔能成文、

（教孝弟則不孝弟者當斥）

蓋將教孝悌去奇邪、俾斯人敦忠睦友、祗肅信讓、以順於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教也、苟離於正、雖千載之遠、吾得而更之、況今茲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況斯人乎、州民既諭、相與歌曰、我有耇老、公燠其肌、我有病癃、公起其羸、髫童之囂、公實智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羨淫昏、俾我斯瞽、千歳之冥、公闢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慕、宗元時謫永州、邇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爲古道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於鬼神、愷悌達於蠻夷、不惟禁淫祠、黜非類而已、願爲記以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應前明教）

鹿門云、文甚明法、讀王陽明記象廟、又爽然自失矣、

斥不孝弟者。以重倫立教。議論正大。然讀王陽明象祠記文。謂瞽瞍底豫。以後象亦化為悌弟。見祠之不必毀。其立意亦未嘗不正大也。作文故須獨出手眼。

敘事奇而束處更奇、

山陽云、挿入歌謠、文乃有致、一謠一笑、虚寔相生、

晩邨云、乳穴云云、極言採取之難、言外有諷刺延賞良息民之意、

又云、讀此可識作文争上流法、

○零陵郡復乳穴記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於連於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甿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紿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屛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

彼祥○字起波

山陽云、似昌黎獲麟解、而事實文拔同人云、三管立例、祥不祥飛動有譎趣、○美刺史處、曲而歸於正、

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令人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為。（撇開祥）吾聞之曰、譎者之祥也、乃其所為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正論）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仍結到祥）

以政不以怪、一語可以塞千古言祥瑞者之口。知合浦珠還亦此意也。行文譎矣、而一歸於正。

雅暢圓徹、
山陽云、起手學莊子胠篋馬蹄諸篇起法、
西仲云、用天地人三字、與上相應、轉入本旨、

永州新堂記

將爲穹谷嵁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爲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爲城、有石焉、翳於奧草、有泉焉、伏於土塗、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爲穢墟、韋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蠲之瀏如、既焚既釃、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於四隅、或列或

帝曰、通延野緑遠混天碧二句、畢竟未古、然通體自佳、故選入集中、

山陽云、造語與東坡三亭自別、有老與穉之分、此作文者之不可不知者、

又云、學此等處、易墮俗套、

又云、結法斬然、勝諸篇結處、

跪或立或仆竅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為觀（一作堂）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廁隱顯邇延野緑遠混天碧（造句）咸會於譙門（城樓）之内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語語狀繳全文用意正大作法周密加以尋常頌揚語視之）公之釋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為二千石楷法

同人評前叙述後論開後人多少法門尤利擧業

起手陡然而來倚天拔地後段推到政治上為制史作記自應有此一番議論非諛之乃規之也中有用韻語有雕琢語獨推作者擅長
魏默深云栁州說比方處未免件件配偶落了格眼不能縱矣

同人評、前後將始得二字極力翻剔、蓋不爾則爲西山宴遊五字題也、可見作文凡題中虛處必不可輕易放過、其筆力矯拔、故是河東本來能事、公之探奇、所嚮若神助、

山陽云、山無他奇、唯其登望佳耳、故於所望景勝上着力、與佗記自別、

批到到、醉醉、起起、如綴珠、

始得西山宴游記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恒惴惴、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

未始知二字爲下二然後知張本

武曹云、題眼在始得二字、反剔正寫、極力鈎清、此認題法也、

凡數州、與上凡是州相映、更妙一層、

山陽云、高下之勢以下、九句、古今詩文、叙遠望臨瞰之状者、莫盡於此、莫妙於此、

前曰、窮廻溪窮山之高、而此曰、不知其所窮、前曰、起而歸、而此曰、猶不欲歸、更妙一層、

山陽云、蒼然暮色至無所見云云、亦高處情景、與前數句、相映爲致、非閑語也、

又用始字二、應前照題、

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歳元和四年也

（始得神理）（此寫宴遊）（正收始字）

從始得字着意人皆知之蒼勁秀削一歸元化人巧既盡渾然天工矣此篇領起後諸小記

山陽云、永之十記、闕一不可、然其高簡澹宕、可洗邦人俗習者、當以此篇爲第一、

又云、則字先秦遺法、

又云、與字於字亦妙、

同人云天然幽曠、

鈷鉧潭記

鈷鉧熨衣器潭以形似得名

因始得○篇來

鈷鉧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轉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貿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潨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句○句○剪○削○乃○有○此○詣○稍○一○放○筆○

便平常語矣

淡○然○

筆墨孤夐

山陽云、凡筆必曰、土中皆石、或曰、石上有土而已、一經柳州之筆、乃如此奇妙、

西仲云、分寫石之奇、此丘之勝全在於石、故極力描寫、

唐順之曰、問其主、問其價、二意似淺淺者、然子厚備述到此、最有斟酌、且文字亦駢、

晩村云、憐字、生出後段感慨、

鈷鉧潭西小邱記

得西山(亦跟西山入)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歩、又得鈷鉧潭。西二十五歩、當湍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邱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嶔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飮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邱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文勢勁健)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此下連潭幷寫)鳥獸魚之遨遊、擧熙熙然廻

西仲云、四箇與謀字面、從考工記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illegible]得來。

晩村云、後一段借小丘、以寓慨。

山陽云、結處感愴欲絕、柳文結法、莫妙於此。

巧獻伎、以效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泠之狀與目謀、瀯瀯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句法本考工記）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灃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全為放臣寫照）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結處忽發感喟、反覆曲折。此神來之候也。記中又開一體。

序次摹寫井井入構、

西仲云、尋引規矩繩墨二事、皆用得著、

武曹云此處抑他一段、有波瀾有情致、

東萊云、如親見最

○○梓人傳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

此文章波折不弱便傷直遂

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

狀物之妙處、

武曹云、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矣、

同人云、已下作五層分應揚發佐天子句、

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氏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

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

沈曰不通相道而侵衆人之職者固非大臣乃又有外託有容而浚無可否惟以苟安無事保全祿位爲長此孔光張禹之續也

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衒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廷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

文用反勘則正意益明

山陽云、得此一問答、乃不板、是化板作活法、
晩村云、或曰云云一駁、最要緊、梓人眞本領、却在此、蓋子為臣室章有此意、
西仲曰、是篇借梓人能知體要、痛發其通於相業、段段回應、井井曲盡、文中亦有規矩繩墨者、
晩村云、文以理勝、

梓人之處、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儲同人云、分明一篇大臣論、借梓人以發端、由賓入主、非觸而長之之謂也、王弇洲乃云、形容梓人

反下恐脫說

又聞架峻整、文勢跌宕、造語精警、可謂盡善、荆川乃云、文体方、不如圬者圓轉、此等講究、適見荆川之陋、

又云、通篇喻相体、末一段、用舍行藏之道、所論益大、前段猶蕭曹房杜所能、後非伊呂、莫能與也、

武曹云、呂東萊樓迂齋稱爲抑揚好、一節應一節、而荆川嫌其體方而不圓、又謂整而露筋骨、荆川之論更精、

處已妙。只一語結束可也。喋喋不已。復而易厭。如弇洲言。是認煞爲梓人立傳。而觸類相足。失厥指矣。

結構精嚴。無一懈筆。○題用譬喻。不須說出正義。令人言外思之。此則六義中比體也。先喻後正。而透發正義處。層層廻抱前文。文各有體。不得以太盡議之。

魏默深云。有喻矣而正矣。步步配貼。已屬於板。況又反乎。非匠心之筆也。○太史公之文。不求安而止。所以有餘地。如步步周匝。則更無餘地矣。

李惠時曰此小題大做法通篇透寫養樹至末結出養人由分而合也、守官者當深体此文、

山陽云、簡老大勝梓人傳、與捕蛇者說伯仲之間也、

又云、叙名所由、聞之曰云云、乃借此為波瀾也、

又云、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孶也、一句妙、

傳止于此却設問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孶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順天致性是本旨）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

答說其所以長壽字、化活且碩茂四字、蕃字化蚤實以蕃四字、

迂齋云、子之非難、棄之爲難、非眞棄之也、棄之所以子之也、

天字性字、一篇骨子、不害其長二句、應上碩茂、不抑耗二句、應蚤實、根拳與其本欲舒反、土易與其土欲故反、其培二句、與其培欲平反、但其

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能有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鄕、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繅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

（上一層已撤開去、意在此）

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此為勤民而不得其道者言。若戕虐其民、如根拳土易一流、固不待言也。柳子主意、蓋在蓋公治齊一邊。○問養樹、得養人術、古帝王所以詢於芻蕘也。○古人立私傳、每於史法不得立傳、而其人不可埋沒者、別立傳、以表章之。若柳子郭橐駝宋清諸傳、同於莊生之寓言、無庸例視。

正喩相應

第一總結

築欲密無應、故於下搖其本見之、愛之太恩以下、與上勿動勿慮以下四句相反、理即治字、人即民字、皆避諱、憐字、禍字、即上愛害憂讐、三爾字、四而字、亦是變化、終以性字、中間與此、不言天者、言性則天在矣、

山陽云、學莊子庖丁解牛一段結法、然不如捕蛇者說結處、

晚邨云、養樹養人分兩段、而養人一段、亦向橐駝口中得之、何也、蓋若從旁推論、必將養人之術貼

定養樹、洗發殆盡、議論雖暢、而亦少含蓄矣、此只就橐駝居鄉所見、冷冷數語、語未畢而意已透、使讀之者尚有餘味、此等處、皆文章妙訣也、

亦風刺之言、
同人云、叙次處、節節埋代一異字、
山陽云、柳作人傳多矣、此爲第一、激昂頓挫、悲壯淋漓、蓋借他人盃酒、澆自己磊磈者、
又云、逐利以活妻子耳、即橐駞知種樹而已、同一語法、謂我蚩妄者亦謬、有此語愈妙、文當知此等化腐爲新處、

○宋清傳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眼目）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讎、咸譽清、疾病疕瘍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爲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文章波折）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化宮之居）所焚券者百數十人、（因藥而愈未能報者）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

同人云、清必寔有是事、播着柳州痛癢、

山陽云、或曰一句、忽插入此間、非起非結、又忽自呼柳先生曰云云、至結處、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筆力豪横之極、而終不脱

清之爲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爲利、不亦翦翦乎、（儲云、清言止此）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爲妄、（鯿着）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沈廢、（自己）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以下如傳之有論贊）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跌宕頓挫、神乎史記）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至此直痛）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

法度、如舞劍名手、瀏灑飛動、觀者落膽、而劍終不離手、又云、明王李諸人動輒於篇末曰攀龍曰世貞曰總無謂也、必如此篇乃可、何則雖前已出己議論、又曰或曰云云、故稱柳先生曰焉爾、

同人云、跌宕跳脫、開東坡海外篇、

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為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以一市字發出無限感慨、後段如太史公憤激於親戚交遊莫救視也、筆下亦跳脫有活龍虎之狀、

纂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三　終